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三十

宋 劉宰 撰

誌銘

巫伯正墓誌銘

歲嘉定己卯余與二三友謁李子祠前一夕艤舟延陵有儒衣冠篝燈出迎者視其謁巫姓問其族曰句容之青山問其業曰掌鎮之摧酤有年矣余疑焉夫摧酤之事急之則怨緩之則弛官有難之况私乎三家之市猶

難之況古千室之邑乎翌日往謁見其内外應酧甚整且暇問之鎭人自君之來凡吉凶之會未甞繩其私亦未甞强其所不欲日與人相安於無事而課入有經亦不至甚窘迫余聞之愈疑君其市隱者歟既歸而其子謙亨來見從而問焉又知君盡禮以事其親竭力以教其子閔仲父之客死躬致其喪且恤其家念諸弟之同氣躬任其勞不私其有益知所以能信服其市人非苟然者歲丙戌八月晦謙亨忽以書來言吾父以七月癸

酉棄諸孤得年甫六十有三今將以九月壬申葬於趙
干實先祖塋次君幸知吾父宜哀矜而賜之銘銘非余
能然余病摧酤之為人害久矣若君者余固喜稱樂道
之故為之書君諱大方字伯正紹興樞臣之從孫祖葵
父悊俱不仕娶張氏再胡氏皆先卒二子譙亨待補太
學生泰亨二女任昉太學進士費熙朝其壻銘曰
紛乎其來而能應泊乎其中而無競君子人歟嗚呼伯正

故澹軒先生艾公及其妻李氏墓誌銘

嘉定初元六月庚辰京口鄉先生澹軒艾公卒享年五十有六七月庚申葬丹徒縣崇德鄉查澤之原後十有九年當寶慶丙戌九月庚申其夫人李氏亦卒享年六十有九以十月丁酉合塟先生閉門授徒垂三十年熏然其和粲然其文見者知其全德君子故父兄勉其子弟子弟請於父兄來學者肩摩袂屬既戶外屨滿無所容席則擇其已成立者時其課程使歸而求之嘗謂習能移人學者尤貴相觀而善故凡所進教必其質美才

良否則雖情之親幣之重必謝遣故游其門者多俊秀二十年來鄉之名薦書取科第者非其門人則其壻若子又否則其肺腑之親其教益明其道益尊其諸子與其門人猶懼方來之無窮師友之淵源或紊無以發潛德之光照臨艾氏乃因夫人之葬枚述所聞授簡于某俾彙次之謹按艾氏魏晉以前皆齊大夫艾孔之後至後魏改俟斤去斤三氏皆曰艾而族始分先生裔出頡昌曾祖袞故供備庫副使騎都尉武功縣開國男祖均

故從義郎父欽文十歲陷北得間南歸遇其母於京口遂奠居業醫以養有以疾請不以豐約異視不以寒暑憚行紹興辛巳戎師禦敵而還遇疫郡督醫就視率具文以應惟公究心所療皆愈歲當大疫視證惟香蘇飲為宜而病者多莫能家至則置鑄釜煮藥於庭來者飲之或恣所酌取人以全活公平生陰德甚多惟舉此二事語人曰吾子孫會有興者先生丙午壬子再舉於鄉公猶及見之先生諱譙字益之明敏過人孝友天至初

從小學師豐公旦歎其頴悟曰不可以吾故妨汝之進即介以從故泰興大夫杜公士英杜時與故吳興郡博士陳公珙金陵郡博士田公曉浙東部從事葛公師心皆以鄉先生為後進師四公每相與評門人無出先生右田公唱第中都委攝領諸生歸視所習業悵非所及陳葛皆遣子從之葛之子文昌遂以癸未歲擢第蚤歲兄弟以乃翁日入之裕用頗不節先生自買書外一毫不妄費知乃翁欲其力學以立門戶晝夜服勤隆暑亦

籠燈露坐里閭嗟異親亡以家務自任者十五年中外無間言兄弟有女無以嫁亦有以嫁而失所托者皆一力經理不異已出入鄉校以講説為職每朔旦横經堂上聽者於其句讀抑揚之間已得大意及其敷述辭暢而義明守貳以下無不耳受心悦為正録謂學校紀綱皆已自出小有不謹則上下玩視紀綱亂矣故動必以正舊或以教養公法濟已私先生飭門人非自能文不得食公廩諸子雖累試優不得列職掌郡博士小不合

即棄去後雖巽謝終不屈以其所已為遡其所未為以其施於庠序者逆其施之朝廷其所著見可勝量哉可勝量哉初先生長女及笄求者多富室大家先生靳不與顧以與學子高君炎高戊辰春及先生無恙時擢第以歸今官承直郎新寧國府府學教授志以所學見之行事鄉里服其知人李夫人南唐之裔父彥故贈承事郎兄紳登辛丑進士第終通直郎弟綸登丙戌進士第今官迪功郎新無為軍無為縣尉夫人孝以事舅姑和

以處娣姒順以事其夫嚴以教其子先生嗜書夜過半未即寢夫人不敢寢常視膳服之宜而敬進之先生没夫人猶夜課諸子讀書不少懈用能成其子慶洪慶遠皆三與鄉舉慶長與其舅李綸偕為丙戌進士子謝毋慈弟德娣教鄉人榮之慶增更名沩壬午舉首慶善與季女適孫氏者前卒孫長曰桂孫次未名先生歲晚理學明世念薄名所居曰澹軒集所為文曰澹軒類稾三十卷手編易學理窟一卷治古事類二十五卷古文叢

珍五十卷皆藏於家自釋氏之徒入中國與老氏之徒相比誑惑愚民至謂喪祭非我不可慶洪等曰我儒家也鄉人於我乎觀禮吾何敢戾所學以辱吾親李綸高炎賛之故盡屏俗尚來速銘銘曰

紫金西峙京峴東環鯤化鵬搏二十年間維子維壻維我高第中權後勁有來方鋭於乎先生身屯道亨我嘗言之彼作而行查澤之源葱葱佳氣同我伉儷祔於祖禰其心孔夷其居孔安銘以貽之千古不刋

故通判滁州朝散鍾大夫墓誌銘

朝散大夫新通判隆興軍府事鍾君隷謂其友漫塘劉某曰吾先君子篤行稱於鄉廉能聞於時學問詞章知於前輩没之歲故國子祭酒李公祥韋無恙猶及詳行治於編自爾以來三十年鄉之故老彫謝當世名人之知吾先君子者亦益落而墓未有銘將無以表諸幽子雖生晩猶及登吾先君子之門微子尚誰屬某於隆興少長有分義不應卻而滁州令德李公言足以徵也故

為序而銘之惟鍾氏同姓而異出其一鍾儀之先仕楚以所食邑為氏其二楚將鍾離眛次子接居穎川長社别其族為鍾氏繇即其後繇弟演玄孫雅過江為晉侍郎則建鄴鍾氏當本此而公之先自建鄴之桐井徙馬公諱將之字仲山曾祖順祖父某皆隱父久累贈奉直大夫喜教子紹興十八年公以鄉舉與兄由太學皆試禮部公獨擢第授楚州淮陰尉改盱眙軍教授軍當南北之衝時方議和中貴人賫餞使客郡將常率僚屬迎候

公不往曰我與彼不相及也聞者多其得體地並邊學徒不至公訓迪有方内郡學者爭趨之秩滿調泰州教授當辛巳壬午敵退而守用武人學廢不治亟請於部使者一新之再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服闋咸謂盍苟就見次滿考以應銓格公笑曰淹速有度固可以人力計耶再調常州教授遅次者七年常故多士而校官失職善士以入學為恥公取之以文厲之以行而懲其不率者未幾士習一變學田占於巨室累政不敢

問公極力歸之選部計考更秩合解印去郡守楊公萬
里奏留之代還周益公知正洛其賢俾免作邑監左藏
庫蓋將用矣公安於平進且志在及民即退就部注知
和州歷陽縣平易近民民懐其德屯田與民田相錯官
軍怙強失和公常持其平先是上屯田之籍於朝頃五
百軍校利廣占諉數不足前令懼罪則括民田之羸以
益之民田久耕為力易易屯兵便之則責償無已公力
疏其實於當路謂淮田有羸豈惟歷陽且久耕而驟奪

之令有死不能為也事以是止通判滁州值歲不稔與守協謀先事而備民用不饑旁郡有囚久繫公奉檄一問得其冤破械出之聞者駭愕已而正囚果獲鍾氏世家丹陽練塘上平波百頃繚以長堤堤下渌水循渠高林障日疎籬矮屋參差於朝霏暮靄間者公之故居而松菊叢然者公歸自滁所手植也蓋將老矣而太夫人在堂勉之仕不得已造朝遇疾而歸道卒實慶元丙辰四月乙卯享年七十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

公孝友天至恬靜自將奉直之喪凡槖中金悉以爲太
夫人奉夫人公繼母嚴事如實生已歲租委諸弟未嘗
計盈虧官海陵時携季弟宜之行教之力遂擢淳熙二
年進士第歷官幾四十年而後更秩中間徯次之年居
什之八既更秩猶須校官秩滿蓋其中泊然不以仕止
久速累其心而自視歛然又有不可及者在毗陵以郡
首楊公萬里老於文墨凡所論著必求正焉故文益工
在滁陽郡守石公宗昭常從呂太史朱侍講游析理精

甚石雖以父行視公公不以齒自負相與講切至窮日夜故理益明娶李氏即祭酒之族生一男一女男隷也女嫁進士諸葛松繼室以先夫人之妹生一女繼室於諸葛氏隷初以公恩出仕後擢慶元二年進士第假守濠梁嚴飭武備敵至輒卻濠人至今思之孫男某從事郎新監平江府大軍倉某將仕郎女嫁某人沒後十閱月隷奉治命葬公於壽安鄉下邳村祥子岡之原葬後三十年始為之銘銘曰

仕優而學學優而仕如水有源源深流駛世衰道微學非為己假塗詩書藉口仁義幸而得之如蟬委蜕偉哉滁州惟學之嗜早歲決科欲然自視楊氏之博石氏之粹生乎吾前吾知敬事生乎吾後尚德非齒理析其微事求其是俛焉孜孜不知老至是訓是行以啟來裔壽安之鄉下邳之原過者式之君子之阡

王進士墓誌銘

進士姓王名士朋字致遠金壇人父顯道以醫聞士朋

少為士為醫為賈既自力以成其家而終於為士其志也生之年淳熙丁酉乃嘉定己卯二月戊午以病卒於是雙親老矣子仲季猶幼祖孫間不勝哀然視其家棟宇聿新田園略具仰有養俯有育則士朋死猶不死也庸何哀先墓在縣東岳莊長子錡奉大父命以其年七月己酉祔葬漫塘叟為之銘銘曰

親喪良子子失慈親書幽詔來勒此堅珉

故知潮州侍左林郎中墓誌銘

紹興癸丑故相忠定趙公以吏部侍郎知貢舉將出院矣點檢試卷官彭公龜年偶得落卷奇之以示忠定忠定讀不釋手至策卷以剛健中正為君德至論漢桓靈事以寛恩特貸於貂璫峻法獨施於善類為君德不立之過忠定拊卷曰場屋有人焉即命吏考而前考官御史也莫之敢擢忠定即手披其卷擢置前列既揭榜視姓名君也葢忠定帥閩時既聞之矣故益以得君文為喜士亦以先覩為快御史滋不平即上章劾忠定黄公

丈時在後省復以御史為不公繳奏之故以進士起家而一朝名動朝廷未有若君者而黨論亦自是起君諱復之字幾叟一字亦顏其先大梁人南渡家閩曾祖茂祖龢皆不仕父椿贈宣義郎君少嗜學所從游必嚴師友試鄉校及國學多占上游廷對擢第七調筠州教授丁內艱服除仍注前闕筠之學廩薄君為請繫官之田且輸其直千緡得之養士倍常時更創大成殿講堂閣敞高明率過其舊縣庠在學之後別為一區君合而一

之闢其中祠先賢而甃其旁爲四齋以處它郡之來學者戊午秋校文廬陵時黨論已熾士大夫頗有䧟者君以民心士心天心發策其中及列聖之事云有田有賦曷嘗不取諸民有身有庸曷嘗不役諸民而愛養之恩備形惻怛臣下之不協於極豈無湯沐而櫛治之瞑眩而鍼砭之而救拭洗濯且無終棄夫昭昭之鑒不可以矯飾欺也億兆之心不可以小惠結也士大夫之心不可以爵祿啗也讀者爲之悚慄尋有旨索考官名進御

為君危之君曰吾言無愧庸何傷未幾又有傳時相欲處以掌故者人為君喜且勸通書君笑曰吾向固不敢辭其禍今安敢倖其福秩滿授潭州教授士不堪前政之弊迎君車誦言請盡黜職掌而試諸生以補其闕君告之以師生有分少長有儀那得爾既噤不得施則請於府府下其事君曰吾寧不為長沙官不可壞長沙之俗置不問徐以公論定去留人無間言昔南軒張公寓居長沙朱文公亦來游相與以義理之學訓諸生微言

猶在君益推明之暇則相與命舟浮湘過嶽麓書院遡朱張之風想浴沂詠歸之樂士習為之一變甲子秋邊釁開君校文於衡又策諸生曰自藝祖庚申至哲祖庚辰一百四十一年一時憂國之臣以為太平日久猶安樂之人年過百歲當兢兢愛護自爾迄今又一百一十載矣可不思所以培固之乎自熙寧大臣誤投不當用之劑亦凜凜矣幸而元祐九年之治藥傷補敗故事勢已搖而復定紹聖諸臣復出而震動之病狀雖同於前

事而體力異矣況在今日緊欲懲艾既往若何而可蓋以權臣輕用人言動揺國勢之故初君在�張公孝伯實帥本道既君來潭而張位樞府君知其人頗以調䕶時事自任凡再貽書於張其一謂今之患近不在民遠不在邊物情未安特在士大夫議論之閧士大夫平日之所講明亦各有義矣義在人心如權度一毫不可欺合於義為是否則為非是是非非於黨何有方道學盛行其間詭僻迂怪往往有之天下之人亦曷嘗盡以為

是哉一旦反之而根排痛詆亦豈無過當而未厭人心者惟權是非之柄公是公非而不使私恩私怨參乎其間則黨論息人心安矣其二謂周禮六官之長以宰名官傳者謂劑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某竊有感焉夫五氣之運參差不齊其人之稟賦不能無剛柔清濁之異為人物之宗主者當裁而正之均而節之使不至於偏勝夫特立之操百年扶之而不足畀柔之俗一日成之而有餘一二十年來人才英特之氣不

振甚矣振而起之納之中和而收之以為用獨無望於
今日乎張公識其意一時消平黨論激昂人物之功為
多開禧丁卯天子更化名用故老君時在部以選為省
闈點檢試卷官尋差主管戸部架閣文字朝廷典章文
物於故府有稽焉而主者無留心棟宇日壊君葺新之
滿考除國子正改宣教郎嘉定己巳夏旱詔求言君言
君德猶有萬一之闕非英斷乎兵戈何事也髙廟艱難
三十年欲静而不得静孝廟積累二十七年欲動而不

得動權臣輕動於一朝陛下唯唯從之往事已矣自今
脫復有誤陛下之聽者何可不察社稷不堪再誤生靈
不堪再擾天幸亦不可常得也時景憲方擇妃則舉元
祐范太師之言以為鑒邊師有未馴則舉唐末不能制
河北之事以為戒皆人所難言尋當面對復以君德剛
健中正進說而以巽懦不立為非剛始勤終怠為非健
是非不明邪正不判為非中正天顏若為之動越三日
還司農寺主簿視事之始厥卒有譁者蓋倉吏受給之

不謹主帥紀律之不嚴其來久矣君曰是當先治其在我者即竟吏之罪帥亦内媿取譁者悉懲之而舊習浸革遷太府寺丞外府總貨財之出入冗最百司人謂君學省之望宜不屑此君盡職不懈明年將差省試官君以嫌辭執政語君往年以君考試舉人皆相賀君何可辭遂為參詳官遷太常丞容臺典禮自出時卿少虛位君實專之鄭俠法未應謚君為之請以旌直諒牛羊司職非所隸君治其罪以戒不共未幾面對援詩書所陳

乞用常人吉士時頗有以傾覆售者故君言及之明年榷少卿朝陵回仍以丞兼侍左郎中左銓劇曹郎官日不暇給君思有以革之旬日出令戒暗展判成之日稽隱漏已出之闕避親改注委之本貫保明批書疏漏責之外臺檢察其末飭士大夫各守禮遜毋相攻訐若然當予亦奪俄有犯者君併奪之選曹為清磨勘轉奉議郎居無何丐外差知潮州先是颶風為灾瀕海民多蕩析君至即戶給錢米振贍之海濱創見咸相率祠神祈

福以報嚴保甲之防而盜者息懲宗姓之横而居者寧
征商額重君裁之而行旅願出於塗吏下鄉擾民君申
禁之而農者願耕於野零米場郡計所仰廖公德明為
帥減米直之半歲失萬餘緡廖公去而州縣凡所罷行
皆復君獨不可既綱理畧定擬上便民五事如漏船之
害於民强盜刺配二廣之害於官逃産避役之害於下
户皆時所急奏未上會君以疾卒於州治之正寢時實
嘉定癸酉四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三娶吴氏封孺人

男夢庚浙漕進士三女朝奉郎新通判全州李寧之浙

漕進士李發先文林郎曹南老其壻孫男女四人初余

婚於嘉興陶氏君實館其家一見如舊識余時年少氣

鋭視天下事若無足為君徐折以一言輒惘然自失由

是得師焉夢庚既以君卒之明年襄大事於鼓山之麓

後十有五年始介君門人國子進士李雲龍以書來速

銘會余多故未暇而李君請不已其篤於師友之義如

此余可忘師友之義乎銘曰

唐世黨禍肪於科舉意向一分恩怨爾汝癸丑之事葢亦近之懨懨潮州遠詢近規櫛治鍼砭卒以全護列聖相承盡求其故根排痛詆未厭人心是是非非盡慎於今勢方動揺宜鎮之静俗墮卑杂宜矯之正黨論以平善類以寧允矣潮州言明且清朝行風未海邦惠利有熚門施於君為細世方顒顒君車不東鼓山之阡過者必恭

故知麻城縣翟承事墓誌銘

君諱起宗字元振其先自濟徙潤居金壇曾祖惲祖其父其皆不仕君年十八舉進士以累舉恩對策入官主黄州麻城簿先是北兵深入道麻城井邑煨燼簿久闕員君獨勇往值敵復入率民保聚山谷奉檄餉給援軍公私賴之以選攝令兼義武民兵軍正通商惠工而止旅寇賞能罰惰而武備脩以功辟真令請通理三考解罷有旨因任不懈益虔自官寺以及坊市皆創立踰舊既庶既富乃建庠序乃崇先賢之祀而禮教興焉揆路

知之秩滿將驟用乃寶慶丙戌十月七日不疾而卒享年五十七娶蔡氏繼趙氏男大任女三人二未行其弟興宗紹宗以明年五月己未奉君喪歸葬縣北五里北渚先塋之右銘曰

用非所習而習行不期止而止英靈炯然體魄降此

茅進武墓誌銘

邢茅胙祭皆周公後而茅為顯姓曰焦曰容為秦漢聞人其學道句曲山者世以為僊蓋儒者所不道君諱拱

字國老世家潤之金壇句曲山昇潤接境豈僊家之苗裔歟祖襄勤儉起家父守全以慷慨受時貴知入官僅一監常之湖汊鎮遂不復仕官止忠翊郎君早遊京都有導之入省為中書門下守當官者意有所不樂即棄去尋補進武副尉曰是免為白丁矣因還鄉里一意養親忠翊既殁家產析為四又以四之一為三而僅得其一向之良田美宅皆非已分君泊然不以介意既而諸父與兄之子若弟得之而不能保皆輕棄賤售君念父

祖之艱難言及輒泣數行下因晝夜自力雖飢寒不顧曾未幾時復反六七人以為難因别墅為宅環植花菓帶以疎篁稍營土木為臺榭時從親友徜徉或過林稍脫實葉底飛香時鳥候蟲有槩於心即坐胡床命歌者進酒軒髯以笑以是自樂終其身既生理有裕常厚為之禮以延師既二子長立則又以教諸孫故仲子咢長孫一鳴皆嘗上名太學咢代君統鄉兵能訓齊其人鄉黨稱之後補將仕郎餘皆業進士歲丁亥七月得疾不

治曰人稀七十吾旣八十有一矣亦又何求以是月四日卒娶許氏故湖南提刑之孫與二子煥嵒及二女皆前卒惟適張氏劉氏二女在孫用德用虎一飛與一鳴爲四曾孫男女各一以其年十有二月癸丑葬所居伏塘北原許氏弟大舉鄉長者也敘君之事求銘某不得辭銘曰

勤以復之世業不墜誰無父祖我則不愧禮以延師而勉之學誰無子孫我則不怍十畝之園花竹回環八十餘年

樂此餘閑伏塘之原死生同里百世之下猶應登此

李氏墓誌銘

慶元巳未堂兄德勤以女歸徐氏子椿椿早孤而貧余疑焉以問先兄曰是非汝所知吾聞其母盛年寡居力貧守義仰以奉其姑俯以育其子族黨無閒言此世所難宜有令子以答其意余退而詢其母誰氏則唐李氏大鄭王之後家藏唐誥命率與史所書世系合代有顯人淳熙中式博學宏詞科為天下第二即其從兄余以

是知其家法有自先兄没餘二十年椿與其弟自彊頗以孝友聞於鄉椿尤能泰然自處不以貧故戚其親方椿自彊之幼伯叔尚無恙皆意氣凜凜而椿自彊獨孤弱見者憐之伯叔既没其子皆不能自保其居卒全而有之者椿兄弟也可不謂能與余以是服吾兄之先見且知非此母不能成其子寶慶丁亥母於是年七十有八矣而視聽不衰閒猶能紉縫以率諸婦一日忽呼子婦諸孫執手語别未幾而逝實六月中澣時方盛暑淒

然如秋人目為異夫諱汝士亦鄉善士其卒在淳熙壬寅女一人今適李子祥孫四人康伯通伯安伯文伯孫女二人長歸母氏之族曰景祚幼未行葬用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地曰游塘在所居金壇縣東五里蓋合葬云椿自彊來乞銘余因為書所聞於先兄者如此銘曰

年盛而寡子幼家貧矢死靡他賢哉若人游塘之原故斂克合子孫其昌展也如荅

故安人陶氏墓誌銘

紹定戊子秋九月乙未故兩浙轉運司進士廸功郎臨安府臨安縣尉吳江葉府君之妻安人陶氏卒其孤成忠郎覲與其弟茵若䒷卜以來年正月丁酉奉其柩合葬於長興縣惟新鄉府君之兆前葬狀安人之行函書泣授使者致之於某曰吾母故家嘉興之柳澤祖文幹保義郎父逢忠訓郎兄洪與其同祖兄大章大甄皆由舍選擢上第即授郡博士其他亦多名薦書入太學號浙右儒家吾母生於乾道己丑既笄而歸我先君越二

十有九年當嘉定丁丑先君即世子五人女嫁庚辰進
士儒林郎嚴州録事叅軍張琥吾兄弟之不肖喪吾先
君且一周星所以能不失其身不墜其家者惟吾母是
仰吾兄弟方日夜相勉期收塲屋尺寸之效以慰吾母
而吾母逝矣天地有窮此哀無窮惟勒銘幽扃足以昭
不朽而揆之法銘不下五品稽之古銘不及婦人覬等
不勝罔極之情用敢忘其分之僭技血修辭布之下執
事或畧其僭冒援近比而賜之銘則吾母雖死猶不死

君之惠也惟君圖之某前婦即安人堂妹居相比年相若情若同生某之初尉江寧府君與安人親飲餞之分不為不厚吾婦亡恙時能言安人之在家也孝於親友於諸姊諸妹逸而能勤豐而能約女道之得也其既歸葉氏也移其所以事親者事其姑而姑恱移其所以友其姊若妹者友娣姒而娣姒睦事夫得警戒之道御下識寛猛之宜婦道之得也令又知府君之既沒也安人以身之所以自律者律其家而家以昌以夫之所以垂

訓者訓其子而子以成以昔之所以奉其姑者奉祭祀而祀事肅母道之得也至於閔歲之不易振廩以食飢捐藥以起疾給槥櫝以斂死者所及且萬人則其高誼蓋有烈丈夫所不能為者銘其何辭府君諱時可字行之其世系之遠德履之粹既有銘之者矣故不書安人封不繫其夫晚遇恩也銘曰

德之備家之肥階庭青紫儼煇銅山之原吉兮

故王武德墓誌銘

君諱元實字煇之常之宜興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世以
儒為業君兄弟四人而舉於鄉者二君獨患近世文武
太分儒者不復知兵故俛而入右庠升外舍擢淳熙丁
未甲科人謂君起家寒素宜從軍以求見祿君謂吾豈
屑為溫飽計者即退受安豐軍霍丘尉縣當窮邊與敵
相望君控搤得要廵徼有常邊陲晏然前後守將皆上
其蹟於朝秩滿調澧州石門令興廢補弊亦既有緒以
新制罷會故人尹京辟監桃源酒庫實資幕畫之助再

調武岡軍綏寧令縣居溪洞之衝民獠雜居小不懨輒
起相殘君謂喜鬬輕生夷獠之常然亦人耳寧悖然不
可告語每兵刃欲接必親造其壘以理諭之故比年無
事夷獠感德至率七洞丁經本郡及部使者丐君留郡
及使者皆上其事禁從亦有以甄擢請者會以外艱去
服闋朝論以君昨宰綏寧威信行於蠻徼擬知南安軍
君以資淺力辭命格不下連任江陵府鎮江府都統司
計議官在江陵當蘄黃擾攘從主帥出入襄樊裨賛非

一在鎮江當從軍盱眙往來區畫主帥受成焉最後欲
移屯承楚君謂宜以覆車爲戒與帥異意辭歸京口未
幾果敗人服其先見秩滿丐閑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紹定元年七月十有七日卒於家遺言惟戒子孫以不
可不學享年七十有二官自承節郎累轉終武德郎配
張氏子曰燧承君遺澤次曰煒前君十有三年卒曰燵
後君四十有九日而亡女孫二人尚幼燧將以來年正
月十有九日葬君縣之山亭鄉上潘墅祖塋之東介其

舅溧陽丞張君汝永來謁銘予與君無一日雅而張君
予畏友也計其言曰信故謹而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士競於文君矯其偏理民將畧式究其全士競於得君
安之義豈其皇皇如賈趨利再臨邊縣拊之以仁民獠
翕然和氣如春幕府重游有言必公從也為是括也為
宄視邦選侯論功孰多而取之鹿師言謂何潘墅之原
卜云其吉詒爾後來斯言之質

故孺人項氏墓誌銘

幼學壯行士之所難矧伊女子若項氏孺人其學而能
行之者與項氏唐詩人斯之裔由江東徙台又一再遷
今為黄巖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故迪功郎孺人諱
某字某禀姿淑慧女工不待教而能六歲從句讀師授
内則女誡列女傳及韓柳歐蘇諸詩文歷耳輒成誦稍
成深居無事取司馬公資治通鑑閲之世治忽人賢不
肖必要其歸故其閲理明持身謹既笄選所宜歸得今
武進大夫承議郎賜緋魚袋陳公説之字以道大夫台

望族其祖獻肅公諱某位諫官著直節父寳謨閣待制
某治劇為能臣孺人起寒素歸大家率禮而行入門而
闔族賞歎大夫前室童氏二男一女皆長孺人既至以
婚嫁為已任奩中物多以畀其女事舅姑盡孝敬其有
不安節即不釋冠帶不御脂澤藥餌必手進寳制與信
國留夫人甚愛之歲在庚辰寳制尹京有以迪功疾諗
孺人席不安食不甘亟請得歸寧未幾信國訃至而迪
功亦即世孺人號慟幾絶者數四後二年寳制奉祠歸

又明年屬疾孺人曰曩以吾父故不得終養吾姑抱終天之戚今吾舅疾可委之它人乎左右奉侍維謹實制疾革指孺人言曰久疾人所厭而汝逾格於今見汝之賢矣孺人惟泣謝不敏及易簀諸子荒迷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孺人實任之居喪終三載不茹葷既父母舅姑俱無銘其室曰止齋日誦釋氏書及閱傳燈録遇會意處輒抄録成編或加點記或成偈頌而語大夫曰釋氏捐親戚外死生非經世之道吾婦人無外事且年垂

四十自度已非繁華時欲漸遠世紛因游心焉君不應
爾故雖冲澹自居而警戒相成之道不廢大夫再登名
天府當試禮部以軍政之殛難之孺人曰夫踐世科開
遠圖在此行也可不勉乎退食輒相慫恿凡硯席之間
所以相其勤而裨其所不及者靡不力焉以郡將命輟
行大夫鬱鬱不樂孺人又曰屈伸有時庸何傷比年郡以
逋負為名而肆虐征以隱寄為名而資脅取武進附邑
程督尤嚴大夫深知不可而重於立異孺人曰君為民

父母可使赤子匍匐入井乎大夫感其言遇事必爭爭雖不必勝而視不爭者終愈故邑人德之孺人以寳慶覃恩始封紹定己丑六月甲寅以疾卒於縣舍享年三十有七子夢蟾與前室子夢庚夢齡為三孺人視之如一夢庚官從事郎女嫁從事郎處州松陽丞韓溥大夫將以其月日歸葬孺人於臨海縣興國鄉后溪之原前葬屬孺人弟詵袖書來言曰吾婦事父母舅姑以孝事夫以順拊諸子以慈待妾媵以恕十有七年之間上下

無閒言其不勝悼亡之情而縻於官守不得去君家隣邑凡吾之不得罪於邑人君實知之以吾之辱知而賜吾婦以銘吾婦死猶不死也其以君之能德其邑人且以詵能詩不愧其先又遠來之意不可孤也故不復以鄙陋辭銘曰

學於儒以謹厥身學於釋以反其真秩乎其篤於彝倫湛乎其遠於世紛而年不登四十嗟嗟乎若人

故湯氏宜人墓誌銘

今尚書度支郎中趙君必愿之妻宜人湯氏金壇人曾
祖鵬舉皇任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宣奉大夫謚敏
肅妣蔡氏濟陽郡夫人祖廷直皇任通直郎贈金紫光
禄大夫妣高氏通義郡夫人繼劉氏和政郡夫人考邦
彦皇任宣教郎左司諫兼侍講妣龔氏繼鄧氏宜人幼
孤事母孝母疾久不愈至驗之矢溲以測其證之退否
刲股刲肝以濟其藥力之所不及此雖非禮典所尚而
人情所難宜人毅然行之故天意隨感母夫人疾亦隨

愈人尤喜稱而樂道之至有誦其事於朝行間者時度
支之父華文實官奏邸聞而慨然曰為女如此則其為
婦可知即介同列為媒願得以為度支婦宜人之歸趙
氏實昉於此華文之先公汝愚皇任右丞相實以元老
翼我寧廟格於皇天勲在社稷澤流後裔華文丞相之
冢嗣度支又華文之冢嗣也宜人既歸趙氏當度支賢
業之方昌榮塗之日闢悵舅姑與已父母之不及見常
欷歔流涕平居順以事其夫而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未

嘗有隱而不言儉以持其家而親黨之閒有急必賙有

闕必補未嘗有謁而不獲初宜人之至度支有弟有妹

年皆在幼宜人實以撫育教養為已任迨長而婚對得

名閥則喜而為傾裝橐無所計其勇於為義有始有卒

蓋烈丈夫所難至於整飭内外似過於嚴而常周知其

疾苦故女御之已去者或猶眷於復歸其得人心可知

宜人以淳熙壬寅年五月戊戌生以端平丙申年四月

乙未得疾卒以是年八月壬辰葬於饒州餘干縣福應

鄉雕峯之原祔先塋也男二人女三人次男良忞承務郎餘並夭銘曰

事親必孝我為其難家道貴嚴我謹其閑夫夫婦婦二十有七年而如一日畀畀尊尊二十有餘指而無間言嗚呼宜人維德之全餘干之山土厚水深銘以昭之百世猶今

漫塘集卷三十

漫塘集卷三十一

宋 劉宰 撰

墓誌銘

故趙訓武墓誌銘

光皇帝嗣位之元年若稽舊典詔凡屬籍之未命者皆得舉試有司第其能以聞於是禮部上太宗皇帝九世孫崇悉第一時君弟崇忘以胄監舉到省亦奏名第一兄弟當天子龍飛之初皆冠其科當世榮之先是君所

居丹陽之練湖潦水去來不時素不植蓮是歲華葉紛
敷四望周匝父老懽呼以爲惟邑人王公存爲左丞翟
公汝文參大政之歲與是歲爲三蓋大造神化不數如
此而君兄弟當之夫豈苟然哉君字壽伯曽祖不争故
武翼郎祖善泗故贈中奉大夫父汝永故朝議大夫贈
宣奉大夫君孝友根於天性勤儉誠慤得之自然幼失
母慈事繼如事適長當家務愛諸弟如愛已衣不取華
靡食不貴精鑿行先於言故言之出也不浮於實慮先

於事故事之成也不愆於素方宣奉從官四方君之諸
弟尚幼而家之生理未裕外無賔客可當文墨之委内
無它子弟可任米鹽之責事之精粗細大叢於一身君
晝則恪恭于職夜則服勤燈火故宣奉閔其勞而咨其
賢宣奉自守郴陽歸恬於家食且值歲歉惟君量入為
出故能以約為豐祠官得禄弗以自封宣奉怪問之曰
而獨無婦子之私乎君曰禄固所以為養也女長肋嫁
得田隱而弗取兄弟既析居乃見之驚曰此吾先君手

澤也詎可違乎君曰分固不可求多也奉祠一再法應
親民終老不屑宣奉謝事得澤兄弟義遜以屬季弟吏
部謂君居長法應更選固辭不受利名人所競而君之
事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娶劉氏封孺人子必瀛擢某年
進士第今淮南計度轉運司主管帳司女長適諸葛鑑
再適貢士范燮次適陽祖德季適諸葛砥孫男良鑢初
帳計為儀眞法曹奉親以行將代而計使辟書下帳計
丐留君曰士為知己者用汝留固宜吾歸守墳墓耳且

吾鄉所以留慮汝之食焉而怠其事也汝既悉吾意矣吾留奚爲惟是遇事貴察而過則苛馭下貴嚴而過則暴汝宜戒之惟公足以服人惟廉足以律人而行之者恕也汝宜勉之吾言盡於此矣遂行帳計不慊於心旋捧檄以歸君怒之曰汝委身入仕屬當邊遽未寧之時可顧家乎帳計懼不敢留曾未數日而疾作戒家人以薄斂且曰吾之生也既不以爵禄爲榮其死也不可以冠裳爲累言訖而逝可謂能終其志也已實紹定改元

六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五官終訓武郎塟用卒之明年八月壬子地實永濟鄉彭泉村之天井岡帳計以余舉進士與君兄弟為同年故來速銘銘曰

發休祥兮地靈際嘉會兮千齡雲山兮卧遊君中年即不良於行竟老兮祠庭家之理兮官治本之豐兮末寧足計彭泉之原兮佳只萬家其旁兮孔邇

故知安吉縣趙奉議墓誌銘

紹定己丑七月辛卯奉議郎新知安吉縣事趙君卒㜑

黨相與弔於家曰繼自今無有一念親親可以緩急告如君者矣士友相與弔於庭曰繼自今無有敬賢樂善一飲啄必與士共如君者矣里之父老相與弔於門曰繼自今誰能恤里之飢如君者其秀民良子弟相與弔於學曰誰能裨教養之事如君者葢比年糴貴君常下其估以惠比鄰嘉定甲申歲大飢有飯飢者事半而力不贍君實續之士失其養君捐良田十五畝以助士不知教君與鄉之先達日程其能以厲之故人心之感如

此昔者文伯之喪內人皆行哭失聲而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敬姜以是不哭若君者亦足慰其母之心矣君諱若珪字玉父宣皇帝之裔故朝請大夫試司農卿兼權工部侍郎諱時侃之子朝議大夫祥符縣開國男贈大中大夫諱亮夫之孫左朝奉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贈大中大夫諱彥恂之曾孫未冠舉胄監尋以父任調隆興府司户參軍侍郎尹京辟主管浙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再舉擢上第侍郎去劇任改監慶元府三石

橋酒庫秩滿授嚴州壽昌縣令未上丁侍郎憂服闋辟
監慶元府穿山碶鹽場以舉者及格班見改秩得邑闕
至而卒享年四十有三娶張氏故僉書樞密院事釜之
孫前通判湖州宗濤之女二子長嗣永次始生而君病
未名君人物秀整如畫才識明敏過人孝友天至在易
幹父之蠱與幹母之蠱異君兩得之居侍郎喪笑不見
齒衰不去身足不及户外治家舍極其宏壯既除喪每
朔望必犇走泣祭墓下雖祁寒暑雨不懈母令人湯氏

故知樞密院事鵬舉之孫知常州武進縣國彦之女性嚴不可測君彌縫周密常有以順適其心弟若琚官它州有可為助者不遺力秩滿常數其歸有以歸迅告輒喜不勝内㥾優閑得結交當世士侍郎治劇而能左右周旋不失四方士大夫之心者君之助為多穿山場創於嘉定初規模褊陋君且去矣盡撤而新之條上事宜十數使者頒下諸場以為永式仍與連帥上其功既得邑而歸自以平生及民者少益究田里利病手其

書一編曰桃州會編安吉即古桃州凡已事之得失咸在馬君悉攷論掌故欲俟下車酌其宜罷行之甫受廷而疾作故凡識君者皆哀之不獨婣舊鄉黨之情而已君有别業曰桂墅在所居金壇縣之東南五里軒楹爽塏牖户綢繆皆君所自營其後頗廢或問之曰姑留以為藏骨之地故塟如其志實其年十有二月若琚以君嘗謂其能文故來速銘其既繆以文受知不敢不用所知以報銘曰

面川澤兮背行沃挹流光兮飲平渌君之來兮昔之日櫪馬喧兮車擊轂苔徑兮青青周牆繚兮幽扃君之來兮今之夕明月澹兮空庭人生兮如寄萬有俱空兮寧一無之足計侍郎遺澤君欲官嗣永不果君之心兮昭只寧墮甑兮復視宿草兮春滋秋風生兮叢桂九京兮不作儲祥兮永世

故溧陽縣尉陳修職墓誌銘

淳熙閒京口郡博士志於作成士之來學者衆其最盛

者陳氏兄弟陳氏故相國秀公之族同堂兄弟六人皆以行能相高禮法相飭方是時道路間有正衣冠肅容貌鴈行而來者不問知其為陳氏兄弟余得友其三人焉曰應岍修身謹行好學工文為後學師三舉於鄉而没曰岍立志太高繩己太嚴幾於助長以得惑疾僅一舉於鄉而逝其季曰景周字仲思人物秀整意氣軒昂立志亦高而制行平繩己亦嚴而待人恕用能成其志其事親孝事兄悌父喪將塟有沮之者寧閒闊百罹而

不忍違其父之志仲兄戚滋甚寧左右彌縫而不忍暴其兄之疾父兄既没憂閔見之狹志業之隳㥯廣交當世知名士士之至京口者必主陳氏其散而之四方解后相與論京口士必先仲思仲思少從伯兄作賦有能聲後更業易連晝夜不懈壯歲即為舉首再舉亦居第二嘉定癸未廷對擢乙科授迪功郎溧陽尉尋遇覃恩循修職郎溧陽邑大事繁風俗剽悍故多重辟多滯囚仲思謂察獄在初而初情惟尉為能得之故職所當親雖

猥不憚言有可證雖微必即旣大旨畧定而後麗之獄故一成而不可變所至輒自齎糧糗因有在尉司者日驅之行丐於市仲思以己米給之相府有莊在縣其廝役之大者曰都催負勢為暴仲思始至即訊之人曰是相府都催不可訊也仲思曰宰相持天下平安有一邑之事不平而可平天下者吾訊之是乃所以為宰相地也聞者慴服邑大姓夤緣相莊以自結勢尤横頥指氣使官吏莫敢違人謂仲思至必將有忤而寂不聞亡仲

思死大姓發積遳下令邑人俾有木者不得售埶藝者不得前微一二寓公幾不得殮然後知仲思三年之間所以抑其强制其為惡者非一而了不自衒是難能也仲思中年即節欲日飯二升飲酒至多不亂而力於辭雖甚厚者莫能强受代之日與同列飯終夕而歸卒實紹定已丑八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曾祖某祖某父某娶諸葛氏丹陽望族男女各一人皆在童丱應岍子篪箕箕實紹秀公後岍子節皆早孤仲思教育之甚

於已子三人者亦事仲思如父扶柩而歸哀慼行人莵
等卜以庚寅二月十有三日葬所居丹徒縣之五州山
去秀公塋若干步書來請銘銘曰
篤於親信於友廉於得介於守當官而行殭何有銘幽
宮詒不朽

故蕪湖縣尉陸迪功墓誌銘

陸氏唐甫里先生之裔君諱垣之字千里少從父學敏
於為文慶元乙卯舉於鄉今天子御極振起淹滯以

君及其父從龍累試禮部並授信州文學既父子拜恩鄉黨榮之而大陸君隨卒君既除喪用舉者三人謁選授迪功郎太平州蕪湖縣尉未上亦卒昔人言賀者在門弔者在塗於君家亟見之可不為大哀乎君性剛而氣勁樂道人之善亦不能容人之惡平居見州縣之政悶悶不可人意常扼腕抵掌謂使吾幸得去場屋仕州縣必能使枉者伸弱者植善良者吐氣既得闕蕪湖邑大民蕃則又喜曰吾志其行乎而死隨之葢士之窮如

此民之不幸如此重可哀也君生於乾道戊子卒於紹定己丑得年六十二娶陳氏繼諸葛氏皆名家女子仲行業進士女嫁繆應澤潘彙進仲行將以其年十月丙午合塟君於所居夏村之西陳夫人之兆亦既得銘於當世之文人矣而其父友趙居父尤季端以余嘗銘大陸君之墓知君為尤詳使求更銘銘曰

勁氣兮堂堂命服兮煒煌秣吾馬兮脂吾車路九軌兮川梁隹城兮忽啓故家兮孔邇賷志兮何之嗟嗟乎千

里

故宜人陳氏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行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吳公漢英之夫人於嘉定癸未六月甲申卒年八十是歲十有二月合葬於江陰縣綺山兵部之墓夫人陳氏諱道蘊金華人世儒至故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諱巖肖始大侍郎之介弟曰巖震是生夫人幼孤嫺靜好禮侍郎賢之不以與凡子以兵部力學有聞俾歸之逮事皇姑事雖細必

親膳服常先意而具視蚕暮寒暑之宜而敬進之姑亡
毁甚兵部登乾道巳丑進士第方回翔州縣數值歲饑
拯民之艱殆忘飢渴夫人日執杯棬以俟間勸以義而
相其勤兵部計日受俸且不市官下物夫人率家人補
壊紉裂尺寸不外求時夫婦相語以違官互送為戒及
兵部攝滁陽奉戒惟謹或謂夫人寧不記鬻衣度日耶
夫人笑曰貧富命也夫子知之矣兵部終家無贏貲夫
人能撙浮積少飭諸子相地之宜得綺山之陽以塋規

模斥大見者駭歎歲時祀事凡尊罍鼎俎之實皆夫人潔齊自力親黨閭閈遺必周賀弔必先擇士之賢以從子游禮遇必殊左右媵侍恕以待之未嘗見其疾視盛氣故中外無間言累封宜人年益高視聽亦明其菩節於日用之間服勤於女工之事蓋終老不渝一朝召姻黨與之訣凡篋笥之餘盡散之越旬日而逝方庀喪具適郡守代還郡人大合樂以送過門知夫人喪命却樂遣奠其知敬如此四子曰渥修職郎嚴州録事參軍曰

沐修職郎新常州武進縣主簿曰藻修職郎嘉興府司户參軍曰淡舉進士一女適仕族孫曰十能百朋千遇十翼萬雋某生晚不及登兵部之門户曹以婦家故數往來吾邑友人丁宗魏景舒湯鎮元瑞與之游亟稱之某欲内交未能會户曹以狀介元瑞來徵銘銘非某能而藉是得交於户曹昆季閒某之願也乃為銘銘曰

七十人所稀也而十益之一命人所榮也而三錫之家之興也而殖之子之成也而翼之含飴弄孫莫或戚之嗚

呼夫人豈幸得之惟孝惟敬惟儉惟勤自我積之綺山之陽過者式之郎星在天光下直之

故韋氏孺人墓誌銘

紹定庚寅三月乙巳修職郎徽州歙縣東尉張君鎮之妻延陵韋氏孺人卒享年六十有三尉槖於官守飭其子介儒藻護柩歸於所居之金壇越明年二月甲申葬縣西南五里顧龍山之北祔於皇姑禮也前葬介以父命問銘於漫塘叟劉某叟曰婦人無外事故古不銘墓

墓有銘其起於後世人子愛親之私乎介蹙然曰介誠私吾親然吾母高見卓識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亦非介所得私也吾母柔而正靜而恭歸吾父時大父母俱亡惎吾母與吾父力貧以養大父没而家益匱大母年踰九十吾母佐吾父啜菽飲水無一日不究其歡是其盡事姑之道非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乎大母既没將葬矣陰陽家以葬之日氣運與吾母相妨謂宜遠避吾母曰婦姑情所鍾送終禮之大且吾思死者方不欲生敢圖

生乎即泣以從訖葬以歸是其破隂陽拘忌之說非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乎吾父晚得官分尉於歙吾母素有嗽上氣疾至歙以瘓甚更爲風眩或疑證之巫請禱吾母眩瞀中作而曰有是哉吾不善衛生以干六氣之和而歸尤於神是誣也而可乎介等曰不敢乃已是其破巫祝䰟神之惑非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乎余曰然有一於是是可書矣况具是三者乎謹按韋氏吳侍中昭之後今猶家冢旁三里祖諱兼父諱世將皆隱德弗耀三

女二子女適進士師瀶孫詵王維惟王氏女後孺人十
月没介弱冠舉於鄉與儒藻皆好學篤行其與未可量
孫男一人未名叟與尉同丙午舉介叟壻也於銘為宜
銘曰
行之淑見之獨佳城千古邑西南挹湖光飲山渌

故溧陽縣丞張承直墓誌銘

君諱汝永字端衮世居金壇之上畯曾祖恪崇寧間舉
八行科終朝奉郎累贈中奉大夫祖體仁從義郎父損

舉進士廷對入丙科勅授台州文學未及仕而卒文學
風流文雅傾背以致海内名勝與師友用能成其身亦
以成其子諸子皆由科舉進君其長也自㓜性識通敏
聞見該洽為文雅贍作字倣古法而行書尤勝淳熙丙
午與仲弟如玉同舉於鄉時文學亦同上南宫鄉黨榮
之嘉定甲戌廷對中選尋授迪功郎和州含山縣主簿
以才為當路所知攝部從事督金牛城役有功薦書屢
上秩滿未調提領使者辟監潘封激賞酒庫以再仕未

有及民而溧陽家近悉其土風謂可行志因受邑之丞

會宰政荐更時事多故而君亦老矣雖彌縫正救惟既

厥心而事窘於力之所不任智屈於勢之所不行則惟

鬱鬱以居乃紹定庚寅十月辛未不疾而卒享年七十

有一越一日而夫人李氏亦卒一女前夫人蔣氏出適

從政郎新鎮江府觀察推官閭穊先君二十八年卒二

子曰槃曰彙孫煟次未名以卒之明年正月己酉葬金

壇縣東南三十里大亭之原余與君同丙午舉又姻婭

也故其子來請銘銘曰

士方盛時志隘穹壤無位不行扼腕抵掌亦既仕矣謂可以爲膂力既愆太息隨之孰主張是而巧相戾勒銘幽扃千古一喟

故監鎮江都稅院李迪功墓誌銘

閩大帥朝議大夫直煥章閣李侯駿貽書於漫塘叟劉某曰故迪功郎監鎮江府都稅務仁叀吾季子也不幸死矣而家之人在遠不及聞其言不及見其死某不勝

父子之情聞其故歲行縣獲登子之門及其奉檄而行
又嘗告别於子子幸而與之進則吾兒涖官以來曰言
曰行我之知固不若子之詳子幸為我書之將刻之堅
珉以紓吾悲以慰我太夫人之思子其圖之叟既重李
侯之請且念載叔嘗見謂為友不可忘也故為之書維
李氏家饒之德興曾祖某迪功郎致仕祖某贈奉直大
夫君字載叔仁㞦名也帥以儒起家授子以詩書而訓
之以義理載叔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今上初元登名浙

漕薦書明年竟以先所受捧表恩銓試中程授今職紹定己丑秋八月之官庚寅夏五月戊午奉憲檄入幕行至毘陵復迂道省其姊乃六月己卯回至常潤間之白鶴溪得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娶丁氏前青陽知縣木之女以疾留其親旁側室子曰煥孫生僅四月卹葬其子之立而欲其傳之有永也將以所自擇樂平之鷹鵠山塋焉叟棄官餘二紀日所往還惟樵夫漁父去年冬忽有具衣冠來者視其謁載叔也問所以來曰某所與偕

廬山胡伯量先生與君有疇昔之雅謂君爲頗知理道
其所願見厥路無由不自意得檄此來有可見之便是
以敢見越翌日伯量亦至自是三人者日相與遊載叔
或出語稍易舉事稍偏伯量必正色折之載叔斂衽謝
惟謹以叟平生所見後生敬事師友未有若載叔者既
而聞其初到郡無室處無與隸同僚日惴惴憂負課人
謂載叔貴游子將不堪而載叔不之懟及其偕伯量來
金壇得一室蕭寺中僅容兩几廪無繼粟庖無繼肉人

謂載叔當重不堪而載叔不之戚及伯量去左右無法家拂士人謂載叔言動得以自適矣載叔又不然曰方胡先生在吾飲酒過三酌即醉醉而安寢恃其無失及先生去吾雖强飲終不醉或寐憂其不能無失也故隆師親友吾樂也而豈樂以離羣索居也哉比愿擻下人又以載叔向之鬱令之伸也向之勞令之佚也爲載叔喜而載叔以侵官出位爲家庭之戒遲回者連月不得已而後去又拳拳致請於其友求别後規則載叔亦豈

為貧捧檄而喜者比哉故由前二者而言人為載叔憂載叔不之憂由後二者而言人為載叔喜載叔不之喜則載叔之憂喜必有大於此者至其所遺親庭問安書語不及私始言郡縣急財賦而後拊摩所以致寇末又言大府非它郡比尤當有以寛民力其意蓋專以龔遂渤海之事望諸郡而以尹鐸晉陽之功望乃翁則載叔之死豈但李氏失一佳子弟哉可傷也已銘曰

皇皇乎職之勤也亹亹乎德之新也秀而不實無以結

其因也傳家有子足以寧其親也

西園陳居士墓誌銘

里秀民陳文龍縞素登門泣血言曰文龍不幸蚤失慈母吾祖躬自抱持以教常使聞正言見正事凡衣服飲食几案硯席之間無不一於正伺其意稍怠則以身率之慮其性易流則未嘗使出閭巷覩嬉戲文龍用是得不夭折不荒縱以迄於今文龍稍長吾祖即日夜取語孟六經韓子歐陽子之文伊川程先生易傳温國司馬

公通鑑為文龍詳說且標識其大者使文龍誦習之不忘玩味之不厭文龍用是得稍習為文稍知鄉道天罰之酷吾父棄諸孤曾未兩月吾祖繼之自今文龍身將疇依行將安放孰飭其惰孰砭其愚此文龍所以朝暮仰天椎心而泣血者也惟吾祖蚤從雲茅先生學而君先生嗣子也願得銘墓上以慰吾祖之靈以紓其不肖孫終天之痛某曰諾則序而銘之居士諱武齡字壽朋家故金陵徙復自郊徙邑遂為金壇著姓背市而居郤

而之市不跬步市人罕識其面壯歲有志場屋既累試
不效即棄去同時輩流有宦達而歸者一見即戒門以
絶曰窮達異趣吾寧能驅走車塵馬足間環所居植花
木暇則挾册詠歌其中或徘徊竟日負郭祖塋有庵以
居守者有田以贍之族大枝分將尋斧斤焉君孰不可
則有挾刃以脅之縱火以迫之者宰木既空更欲析塋
地君度不可遏則顧遂庵與田而以塋地為已分衆復
不可則伺其售贖而歸之嘗謂士當力學自立而尤當

以種德為本因歷書鄉之士可為勸戒者於壁以示子
孫平居與家人食未竟聞有丐食者時輟飡與之丙寅
丁夘閒淮民南徙有婦人寄食里中人家將行無以償
飤食費褫其衣殆盡婦人赧不能行君代之償且資而
遣之里中有貧而疫者君望其炊煙不起日計口飼之
不幸有死者更助其殮瘞而妻女無以養復為嫁遣葢
其篤至如此少喜釋氏書晚悟其非文龍之父將塟放
請會緇徒祖送君曰吾既識其非矣可復用乎今年春

天子稱壽長樂士民年九十者皆命之官於是君年八十有四矣其子時猶無恙援他比欲增年以請君力止之天姿恬澹老更精強夏五月得疾醫者視脉當下君請如脉而醫以年髙固執不可即命庀浴具既浴即敉文龍善自立言訖而逝實紹定辛卯五月既望時當盛暑容色不變見者異之曾祖文智祖宗顯父任娶張氏與二子蔚然浩然皆前卒一女適倪時敏孫男文龍仲龍友龍季龍塋用其年九月丙午墓在邑西五里衣舍

之原銘曰

市之居習不濡外環花竹中詩書身之壽孫之秀德以實之大且久

蔡希孟墓誌銘

希孟諱大醇家丹陽之竹塘熙豐間有以才高思敏爲荆文公所敬後掌外制諱肇字天啓者其從祖也曾祖球祖國幹父璨皆種學績文而不見取於有司君好學世其家每試輒見取於有司而登名常在舉員之外人

為君抵掌扼腕君曰命也可若何生理粗裕服用常靳
靳不敢過日杜門卻掃或誚其隘君曰惟儉可以養廉
惟靖可以寡過吾知此而已享年四十有九紹定庚寅
五月晦得疾卒娶劉氏故江陰法曹恭靖先生之女生
二女一男子茂皆幼以卒之明年正月己酉葬東朱之
原君妻余姪也不可以不銘銘曰
其尚儉也似翟其為我也似朱匪翟匪朱山澤之儒東
朱之原邇我室廬死生去來千古一吁

徐處士墓誌銘

斗門徐處士既没十有六年其子從事郎新太平州蕪湖縣尉藻始以余友新武進尉張君文徳君有之狀來乞銘謹按韓文公作徐偃王廟記以為今徐姓之散居徐揚閒大率皆偃王之裔南唐之都金陵一時名臣無出徐鉉兄弟右者宋有天下鉉兄弟如機雲入洛文士莫先焉處士金陵之句曲人徐姓之居是邑者雖多斗門之族為大其偃王之遺裔與且言其先祖有塋其鄉之

櫟山者相傳嘗為銀青光禄大夫豈鉉兄弟之末派與
君諱某字某余不識其人而聞之朋友者甚悉君有之
狀謂君篤厚而謙恭事父母以孝友於兄弟睦於宗黨
少志於學親没之後念禄養不及始一意生理艱苦人
所憚儉薄人所不堪皆安之與人交一以忠信譽之不
喜毁之不慍樂道人之善而掩其過既生理稍裕乃輕
財好施有以匱告必稱力賙之或不謁而予嵗儉穀貴
富者遏糴君輒傾所有平價以糶其無資者貸之甚者

與之人賴以濟市田宅率髙其直曰吾非為目前計也尤篤意教子闢書館於所居之前聚書其中招名士與之游處故子孫皆力學晚歳效昔人分槖金之義整所有授諸子使自為計由是不復問家事幅巾杖屨徜徉里閈時圍碁以自娛性不能飲而喜人飲賔朋過之接慇懃之歡竟日無倦迄今垂没氣體康固視聽聰明將啓手足諸子請治命惟戒以薄葬遂以嘉定丁丑十月二十有九日終於家之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大王父具

王父某父某皆隱德不仕娶王氏先君二十一年卒子五人曰濟曰滋曰藻曰洪曰瀍藻即蕪湖尉入國學擢監舉以龍飛親策入仕女三人皆適鄉之善士孫男十有三人孫女六人曾孫男七人初王氏没塟所居之東潭岡蓋處士所自擇没之後四十有七日乃合塟焉若君有所述真所謂有德君子兼備五福者又歲在巳卯余長子汝猗當授室友人今銅陵丞符君伯壽為余言處士無恙時能飭家人以禮而訓之以義既没諸子率

而行之其長者拊諸子如其子幼者奉諸父如其父內外數百指雍睦無間言余以是起敬因為汝琦聘君之孫縣尉之女為婦今十餘年矣尉以誌銘請其又何辭銘曰

勤不匱節不嗟取之廉及者賒施必報理不遐康厥身大而家銘有實詒無涯

故貴池衛主簿墓誌銘

金陵句曲山之西有鄉大人曰衛九思其事家人生產

作業與人同而篤志教子則與人異其子翼字翼之知乃翁志在此而養志孝之大也故自垂髫力學既壯益厲謂學貴適正故舉業之外更注意於周程朱張諸老之書謂學貴親炙而於時諸老淪謝惟丹陽故靜一湯先生及登朱文公之門為庶幾焉故從之遊所居山谷間土瘠民艱惟錐刀勺合是競而君時能賑貧周急地偏俗陋喪祭惟老釋是尚而君斥不用叅遊場屋凡四上名國學再貢禮部甲申龍飛廷對入等授迪功郎池

州貴池縣主簿尋以壽恩循從事郎君時年尚強氣尚銳非其它老於場屋者比而君以親養不及榮望已空猶幸有伯兄無恙方將闢室所居之西曉夕相從庶幾風雨對床之樂而君死矣歲實紹定辛卯某月某日君蓋生於乾道辛卯實甲子一周娶吳氏四子曰以直以敬以成以中皆業進士女三人進士徐應崇成丙傅大任其壻孫曰繼曰祐尚幼越明年三月二日塟所居之東曰東岡實厥考塋次余蚤謁鄉先生實君從周實問識

句曲衛炳否其對不識且問何以識之曰是知俗學之非肯來下問余私識之實君既没余後從静一湯公遊句曲山炳迓道來訪因言從祖父子有遠韻遂往見則君父子也意君以父行自處視炳何有而君能不居炳所是則是之所師友亦視炳為從違則君之賢過人遠矣既窆以直書來速銘銘曰

孝養志非口體學明理非口耳辛卯生周復始子從父窆爾志後千載質諸此

故知建昌軍朝議鍾開國墓誌銘

君諱頴字元達姓鍾氏丹陽人厥初自金陵徙葢晉侍中雅之後曾祖父故不仕祖久累贈奉直大夫父將之少力學與其弟宜之相繼第進士終滁州通判累贈宣奉大夫君生未彌月而失所恃依外氏錫山之李李世望族外祖帥參公時澤與其季祭酒公祥尤篤行公自幼染教𣸣和稍長益以學自厲淳熙癸夘校藝棘闈擢居前列以少乖彛式黜士論惜之嵗甲寅以宣奉明堂

恩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主通州靜海簿乙夘漕舉
丙辰遂踐世科丁宣奉憂服除調秀州袁部鹽場兩易
泰州馬塘催煎官歲饑民煽為盜部使者訪消弭之策
君條十事其尤切於職守者乞減竈以紓亭民濬河以
便商販使者用其策由是人情帖服而鹽利大興秩滿
闕陞調真州六合令未上丁繼母憂內除差監行在省
倉下界門倉守歲深頹弊主者苟目前且憚役大事般
委不問君至即白𤼵之大司農上之朝以其事屬君君

請任繕修之事而辭給納之責閙者服其遠利朝廷下和糴之令於諸倉九百萬石君招徠有方獨得六十萬下易楮之令於都城以君領壯局或憂其壅欲限城內外使不雜君謂衆大區而以一城分內外不可朝論是之內外懽然而事卒無壅改秩知餘杭縣畿內劇邑民困和買之重歲課積負君以國家基本所繫力請輕之得旨蠲什之四施及八縣由君一言既民力稍紓即修庠序之教行鄉飲酒之禮變乖爭陵犯之俗為讓揖遜

悌之風治聲流聞曾未期月擢通判濠州時邊事方殷郡廪不繼君甫授任即以此請且道過餉所精言之得吉界十萬石復請於制府乞修城壁練民兵為不可勝之計制府既是其言復左右其事君日夜服勤科瑣靡家未幾敵薄城下亦會君專行太守事一鼓作氣人百其勇敵以敗去繼是凡三至竟畏縮不敢前時城中食有餘而幣不足蓋以運路不通之故君謂須權以濟事乃創憑由以代道開易以官楮無毫分折閲當路多其

知變兵民亦服其有信垂滿召赴都堂稟議蓋將用矣而君力丐外特差通判鎮江府君復以寓里引嫌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今上登極改差通判隆興府寛經總制之期而民無追胥之廹酌和買絹之中而民忘賦斂之苛覈八縣版籍之失而民免科差之濫郡有東湖書院教事久廢君作新之士爭興起秩滿過闕擢守建昌軍郡當赤子弄兵之餘人情所憚君奉命不辭陛對首述盜賊之起皆由州郡之虐征暴斂其所以過於征斂

不過欲内實囊槖以自私外豐芑苴以自固而已苟不深懲其已甚無以戒其餘其次乙廣平糴以備不虞聞者知其必不為繭絲計保障得人矣闕至郡民方延頸企足以待其來而君已病初君之為士也力學兼晨夜以是得目疾廢學者六年中間時作時止及倅隆興以治行為臺所知疑事叢委或達旦不得休以是疾復作既歸而甚不得已上祠請改差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而或者顧以避事為言其不知君甚矣祠命既下而君年

亦益髙氣血亦益衰尋至喪明又二年當紹定壬辰冬十有一月乙卯卒壽七十有四娶張氏繼李氏皆前卒贈令人子二㻋修職郎前監平江府糴納倉㙛將仕郎女一適從事郎新紹興府蕭山縣尉葛文在孫男二埴將仕郎一未名余與君居同邑學同道而出處不齊猶恨相從日淺慶元初以郡掾事故轉運使檢詳石公宗昭於儀真石問學之粹蓋余所仰以為師表者見其言在淮西時君奉親來相與講學甚久余以是知君師友

淵源非苟於為學者又余與故宰掾豐公有俊為同年進士豐慷慨以功名自任余所敬畏其為連帥淮西上疏薦君能以强敏立事以廉白飭身敵犯濠君以倅貳攝丞調度皆中事機山東策應之士雲集君調護激昂兩盡其道用能内固城守外成曹莊之捷余以是益知君平時之所從事皆有用之學非空言者又君家産業不至甚廣而常眷眷宗族濠梁之歸捐良田以為義莊月廪給之垂殁猶以是屬其子俾謹守勿替則君之所

存過人遠矣熇等將以君歿之明年十有一月甲寅遵治命合葬君於壽安鄉祥子岡李夫人之墓前期奉右史陳公之狀來屬余以銘余謝不敢然念昔嘗銘宣奉之墓矣今何辭銘曰

士患不勤不勤則荒屋壁之收山川之藏聖作明述日星耀芒仕患不勤不勤則弛故府攸司西曹所理吏牘民詞川臻雲委燈火夜窓寒暑昏晨此卜子夏左丘明所以損其真嗟乎若人年踰從心爵爲開國惟公惟勤

它岐靡惑告後千載欽惟丕則

故常熟縣丞孫承直墓誌銘

君諱沂字彦與世居鎮江丹徒之大港鎮曽祖書開州文學祖元方父大成皆隱君與兄泳幼迫親養相與協謀竭力灌園園之果蔬暢茂它植者莫及負販者爭趨之親養以充乃授成園丁與兄東書入學時吾兄恭靖先生方以春秋教授鄉里表率庠序君直入拜席下願為弟子而君方釋襏襫而來被服山野且時過後學甫

入學即欲業大經人咸笑之惟吾兄識其異曰公等會當從此人受學毋怪也既入學即服勤不舍晝夜見同志者皆勉之共學其有見紛華盛麗而恱者即警戒之斥絶之不數載學成四與鄉舉再為舉首擢辛未進士第授平江府吴縣簿尋丁外艱再授紹興府蕭山尉到官纔數月復以内艱歸服闋授台之仙居尉擢第十有八年猶以末秩奔走下邑人以為屈君安之邑在萬山中水至無所泄即滙為一壑故有石堰號擇水城公私

斵費歲久不治君曰政無大於此者即請之臺府而合民力以成之板築之役皆身所自課堰成之明年天台大水溢入郡城民死八九仙居獨以堰免民於今德之縣庠教養雖非尉所專而君以為已任垂滿合邑之士用古禮歌詩飲餞於學詩之辭固以謝教育而尤推君之廉再轉而丞常熟時長官有挾不屑民事凡所以下息田里之爭上應臺府之令惟君是賴其有歲久不決之訟皆直請於臺府願以屬君旁縣亦然臺府既玩以

為常君亦不復計彼此部使者再委攝邑郡亦委攝郡
博士皆謝不就而以疾丐歸初君校文四明以積雨感
脾濕之疾既歸而疾益甚一日整冠肅容而謂其兄曰
吾雖未能窮理盡性而於克己之學亦粗涉涯涘今其
行也可無一語以自異因放釋氏為辭世頌大意以克
己之功自許語多不載既成捨筆而逝實端平改元某
月某日得年六十有六娶同郡朱氏一子天澤二女長
適鄉貢進士翟斗南次適劉子敬即恭靖先生之孫塈

用其年十有一月戊子地曰黃公山實君所自擇以近
先塋故君平生孝友之行內外周密叔父家貧二女及
笄皆自為嫁遣從弟所生母年七十無以為養君延之
家使與家人共食無豐殺之異人以為難銘曰
莘野寂寥士與農異士憚農勞農甘士棄君見之明而
行之果親養未周服勞敢惰種桑蓺麻植果栽花親養
既克束書起家四上賢書再為舉首發策決科探囊索
有政行三邑選止七階退為克已進不闒懷黃山之原

佳氣葱葱奕世發祥令德所鍾

醫僧宗可塔銘

釋宗可張姓字與之家故金壇大族祖從才由大學出官主溫之平陽簿父汝為子多而貧命可出家禮故醫僧文範為師以慶元丙辰得度範庵居既死可繼其業人以醫招必往用藥謹審不以貧富二其心平居淨掃一室焚香默坐雖蔬畦竹徑繚庵後足跡罕至紹定辛卯可於是年六十有一矣素無疾忽沐浴更衣趺坐而

逝越四日弟子師順奉其喪瘞於所居之西望仙門外範之塜次漫塘叟為銘銘曰

謂可僧耶居與人同矮屋竹籬謂可非僧耶狀與俗異祝髮披緇招醫必往吾不忍治藥必精吾不欺六十行年已過之有來必往理則宜臨分沐浴更更衣跏趺不動神色怡謂可僧耶此無疑